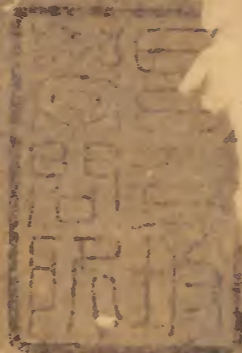


韓非子

十之三



庫文閣内			
三	六	漢	
函	號	6036	
冊	數	6	(4)
函	號	300	.31

漢非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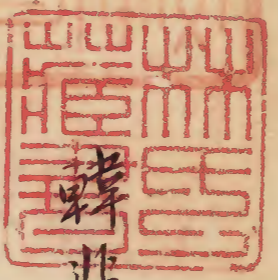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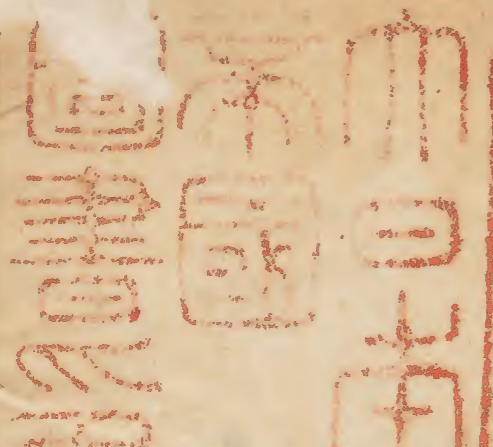


淺草文

韓非子卷第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
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發四
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
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墜其
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
懷尉其患在昏僮 一東厲公與州侯之一言



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
以莠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
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毒夫禱祝也故戴
啟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
韓兵太宰嚭說丈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
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恭謹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利
也是以門人拍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之人
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鄭袖言惡臭而新人
費無忌教郤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屏首
故燒蜀廬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貴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
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
其說在楚兵至宋相忝種貴而廩吏復

昭奚恤執馭第不

任公譙其次太公髮纒矣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
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
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龍而高臣果係
嚴遂韓廩爭而後果遇賊田常闕止戴驩皇
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
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廢人主不察則敵廢置兵
仲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
象沮耳茂是以子晉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
魏亡佯遺書而葛處用雜猴而鄒傑盡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
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
行於外則敵偽曰說在秦保儒之告惠文

故襄批言襲鄴

而公歸令蒞

廟攻七右經

①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壅主。君先見所賞，則臣嚮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嚮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靖郭君相齊，故與人交，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尉則人

左右重久，語懷尉，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晉厲公之時，六卿貴，晉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晉僮長魚矯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州侯相荆，貴而

州士疑之，因問左右左六卿

曰無有如出一燕人無惠故浴狗矢燕人其
專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
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
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
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
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望
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
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奈
何曰取五姓之矢一云屎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

曰浴以蘭湯

②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
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隣戴歇曰不可宦公子
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有重重則必為所重之
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却昭公遂奪其國而檀
其制魯三桓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
相與謀曰救之乎又孫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寧

知公家凡有季孫。共與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
存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
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
死於乾侯。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
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衛。公叔因內齊軍於郕。
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
因請為魏王構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
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
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
遷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
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大
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
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

微告趙王臣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
荆楚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衛將也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
石覺衛君書曰二軍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
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
相避也

白圭相魏暴謹相韓白圭謂暴謹曰子以韓帥我
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②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

郎門門者則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
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則跪走退
及夷射去則跪因指水郎門留下類溺者之狀明
白圭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則跪對曰臣不見也
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
之王以此事告人曰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
命而謀攻之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
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定以至於此王問

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者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以為王必掩口美女入見王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救然怒曰劓之御因掩口而劓美人一日魏王遺

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必以己為妬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與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

從命御者因榆力而刺美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
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
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為其
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
門庭宛因為之令尹往而
君殆去之事未可知也令
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
不善犀首因使人微

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
乃為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
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編廐王以為賤公子
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名善涇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
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為其不善君也故
為若殺之濟陽君因以索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
少庶子者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

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為功入見於君曰
齊使老孺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問君之
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
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
親之

④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
魏陳需因請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
韓昭公之時杰種宮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
禾倉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者而不知其人昭
奚恤令吏執販芣者而問之果燒也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
宰人之次而請之曰若何為置生肝寡人羹中宰
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日僖侯浴
湯中有磔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
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為置磔湯中對曰
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磔湯中
文公之時宰人上羹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

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
再拜請曰有茲罪三援礪砥刃利猶于將也叩肉
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鑿而不見
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
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
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
觴客少庶子進矣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又毋有
及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
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

斷是臣之一死也柔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
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矣而目不
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醫憎臣者乎殺
臣亦蚤乎臣亦蚤乎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
請立齊為東帝而不能成也
⑤晉獻公之時驪姬賢擬於后毒而欲以其子奚
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立奚齊
為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其欲以其子為後
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
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以遂
以東周叛分為兩國

楚成王以高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高臣
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日楚成子高臣為太子既欲
置公子職高臣聞之未察也乃為其傅潘崇曰奈

役

何察之也潘崇曰饗以茶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
芊曰呼殺夫直君王之欲廢甘而立職也高臣曰
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為之諸侯乎曰
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痛勞之甲而攻
成王成王請食熊幡而必不許遂自殺之
韓廙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
乃令人刺韓廙於朝韓廙走君而抱之遂刺韓廙
而兼哀侯七
田恒相齊闕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

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
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害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
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
君之好色必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敬
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⑥文王資贊仲而遊於紂之前令之諫紂而亂其

心正辛而始在姑所以然者姑指而後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
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
秋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
深知之而陰有之荆以為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魯景公患之黎且謂景
公曰若仲尼猶吹毛取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
遺諫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
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

毋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
去而之楚
楚王謂于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
于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
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
苛刻聞天下茂事之煩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辨也
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
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于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
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

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亡乎王曰然則為
之奈何于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
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為貴卿被王衣含杜若
握玉環以聽於朝旦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
公子赫
吳攻荆子胥使人宣信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
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
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毋樂
亦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叔向之讒萇弘也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為我
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
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為賣周也
乃誅萇弘而殺之
鄭桓公將欲襲鄭先問鄭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
之士盡與姓名擇鄭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
書之因為設壇場郭門之外而理之蒙之以雞豕
若盟狀鄭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
鄭遂取之

⑦ 祭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
於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
聞而先言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餘薦而席
弊甚嗣公還令人登之席曰昔聞汝今者餘薦而
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右傳

故向之說美也... 韓非子卷第十一... 外儲說左第三十二... 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必子也... 美其諱其觀行也... 迂弘其行身也... 李為才齋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在聖主之... 以獨知也... 人主之聽言也... 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

韓非子卷第十一

外儲說左第三十二

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必子也明主之聽言也
美其諱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
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曰鳩對荆王也故墨
李為才齋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在聖主之
以獨知也
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
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

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
羊也是以言者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急求墨
皆畫策也論有迂深闊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
皆鬼魅也言而掃難堅確非功也故務下飽介墨
翟皆堅瓠也且虞度拙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
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③夫挾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謀
取庸作者進美美說在父公之先宜言與勾踐之
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瘻實而

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鐘鼎之銘皆潘吾之跡華山
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杜之
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死曼於先王或者不
宜乎如是不能更也鄭懸人得車輓也衛人佐
弋也卜子事為辭禱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
其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為大而世意之
小者未可必知之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
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惑說夫不通國事
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④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勤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章晉已仕而中年之民存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脚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托暮者國之錘此三士者言鬻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切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

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⑤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手產之以鄭簡束裏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蒞下且為下走睡臥與夫揖辭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謬明主之道如叔向賤獵與昭族之奚驍也

⑥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增則不信則

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政原與箕鄭叔餓也是以
吳起頌故以而食文孫會盧人而獵故明主表信
和曾子殺彘也愚在尊屬王擊鼙鼓與李悝謾兩
和也
右經
曰皮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懼也必子曰
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
有若曰管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
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魯故有

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
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懼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
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
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勝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妻
而賤其女此可謂善嫁矣而宋可謂善嫁也亡楚
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薑桂椒之櫃綴
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
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

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至覽其文而忘有用墨
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
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益以文害用也此與楚
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為木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
之巧至能使木奮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輓者巧也
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
遠力多又於歲數今我為木為三年成蜚一日而敗
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輓拙為木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正觀築者不
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
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正築者知倦王日行者
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
度其刃癸四板射稽八板摘其堅癸五寸射稽二
寸
夫良莠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
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及功也
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者必三

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治二
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令知王不能
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
以其所以削必小令臣治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
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安乃殺之治
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詖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
曰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
之善是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
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官不飲酒食肉

兩霄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
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治
者謂燕王曰臣前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
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
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
衛人曰客為棘刺之曰以削吾欲觀其之客曰臣
請之舍取之因逃莫始對其真不可言也
兒說來人善辯者必持白馬非馬也服齊椽木之
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關拍馬之賊故籍之虛辭

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穀弩而射雖冥而每發其端未嘗
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
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
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
的則羿逢蒙心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心五寸而
中秋毫為拙故以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
持之雖知者猶畏矢也必教無言令人至聽說必
應之以度而說其辯必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

主所以長歎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必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
者未及學而客歎王文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歎已
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
必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
必由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
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為勝耳
客有為周君畫策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縣楚者

曰狀用君大怒畫焚者曰築木版之牆擊八尺之
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
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
悅畫焚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焚同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
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善罄
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必罄於前故易
之也
齊有君士由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

義不特仰人而食今穀有樹執之道堅如石厚而
無竅獻之仲曰夫執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
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
以剖而以封者無以執為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
今由仲必特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執之
類也
虞慶為屋謂匠人曰屋者身居人對曰此新屋也
塗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
此宜早虞慶曰不然更曰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

剛輕掾燥則直直掾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為三
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
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令難成久必壞虞
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
久必必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必於其始也夫工人
張弓也伏檠三旬而弱弦一曰犯機是節之其始
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范且曰必於伏檠一日
而弱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

工人窮也為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
而必禁此所以敗也夫必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
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
人主之於國事也皆必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
然而士窮乎
范且虞慶者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
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
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必輕而又主說之不止

是賢敗析之類而以知術之誤為工匠也必得施
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必不得行其防術故
困亂而生危也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戲
然至日曉必歸饑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
也夫楛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慙道先王仁義而不
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
義而弱亂者三晉也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秦
帝者治未畢也

②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
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
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問於為己也夫賣庸而播
耕者至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
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
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疇疇者即愛主人也曰
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善功力有父子
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
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

子離且怨。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懼宋君無道蔑侮長者
分財必中教令必信余來為民誅之。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繁如皇之臺握深
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為民誅之。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
懼禁之必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
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
以代人之國功業外耳冀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

公必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青茅必貢於天子
三年矣君必如舉兵為天子伐楚報因還蔡蔡
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
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
實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
自吮其膿傷者之母泣太問曰將軍於若子如
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今
是子又將死也今若是以泣告將軍入也其也

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潘吾刻踈人迹其上廣
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葦山以松栢之心為博
籀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常與天神博
於此矣

文公及國至河令籩豆指之席蓐指之手足胼胝
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
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
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食也席蓐所以

臥也而君指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
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必勝其哀故哭且臣
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
君因祥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籩豆者擗擲而置
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
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為禱其妻問曰今禱何如夫
曰家君故禱妻子因毀新令如故禱
鄭縣人有得車軼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

也對曰此車軛也俄人復得其問人曰此是狗軛
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
曰車軛是何裏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而
衛人有佐弋者身至因先以其褰麾之鳥驚而不
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
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君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日暮又有
自喜者見長弁飲酒不能嚼則唾之亦效唾之一

曰宋人有少者亦欲友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
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
曰是何也對曰書言是固然書曰既雖既環還歸
其撲
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女曰難之顧失其
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邙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父不明因謂持燭者
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

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
燕相白王曰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
學者多似此類曰書言之國也與之類
鄭人有具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
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反
反市羅遂不得履人曰何必試之以足曰寧信度
無自信也夫
④王登為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
章齊己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至曰

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
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
襄王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
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
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賣宅園而隨丈
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齊驪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
坐晉國聞之皆曰衣白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必
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衣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可也還報曰中山可
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
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
隘巷之士以古數仇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
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
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
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陣者則兵弱
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代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
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⑤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
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
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何不
試勿衣紫也謂在右曰忠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
適有衣紫而近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
於是日即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
內莫衣紫也一日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

士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好
必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
衣而朝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曰
也郎中莫衣紫是日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
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道於荆晉之間令城郭不
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
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
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

子產曰飲酒不樂也祖豆必大鐘鼓琴瑟不鳴寡
人之事必示國家必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
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
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李蔭於街者莫
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
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
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
聞君子曰必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

於阨。必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步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必愛宋民。腹心不克。特為義耳。公曰。必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及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文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特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土服。戰厲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恭危乎。而人臣必恭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舉疾甚。且死。恐

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兼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加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必能讀此法。夫必躬親其執柄。而欲為人臣所宜為者。也。睡必亦宜乎。之問。

同 孟下 孔子曰。為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

五十四 園水園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賢鄒君患之問
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
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必服長纓君必能下令為
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落
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
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

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
寡人奚聽矣一曰申子請任其從况官昭侯曰非
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卒亡其用子之

謁申子辟舍請罪

⑥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
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
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君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
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
亡吾信也得原失信者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

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率乃降公衛人聞
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
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
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必踰百事必怠信事則
不失夫時百姓必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
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
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必來起不食待之明日

蚤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
不聽曰必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自

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汝還顧及

為母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

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

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

父
子欺也文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也
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戒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和李悝警其兩知曰謹警敵人旦暮旦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必至兩知懈而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速秦人戰謂左知曰速上右知已上矣又馳而至右

知曰左知已上矣左右知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右傳

韓非子卷第十二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一 以罪受誅人必怨上罪當故 跖危生子臯臯雖
有懷思報德 以功受賞臣必德君功當故
 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 襄王不知當厚賞
 也 故昭卯五乘而履橋唯善之 五乘功大賞薄
 猶富人也 而上不過任臣不誣能 即臣將為失少寧
 履橋也 周有勇力多已者即進之 以自代
 二 恃勢而不恃信恃信則信者不生 心故東郭牙

韓非子卷第十二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一 以罪受誅人必怨上 罪當故 跖危生子臯 臯雖
 有懷思報德 以功受賞臣必德君 功當故
 璜操右契而乘軒 功當受寵 襄王不知 當厚賞
 也 故昭卯五乘而履橋 唯善之 五乘功大 賞薄
 猶富人也 而上不過任臣 不誣能 即臣將為失 少寧
 履橋也 周有勇力多已者 即進之 以自代
 二 恃勢而不恃信 恃信則信者不生 心故東郭牙

議管仲必危矣公因命仲理外隰明治內也恃
術而不恃信故渾軒於文公以晉文公以冀原令曰必不叛
而我軒曰人主不以術御臣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
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而駁行不真白
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駁也趙主哀公
問一足所以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一足故曰一足然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主自履而於君雖有師臣當
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失當即
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燕
易朝燕之處則李孫終身莊而過賊李孫一之故

終身莊而
遇害也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必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
神譽所罪毀所賞雖堯必治當淵而譽當賞而毀
堯夫為門而不使人如門必入不委利而不使進與
如止也亂之所以產也進門不使入利必使齊侯不
聽左右親主必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必費
金錢用鉅費金少齊王孱必用玉璧居用毀故也西
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奪治後治事之君右故迎
而拜據此是知左猶盜嬰之矜袞與跖危子榮
右能為國之害

衣盜者其子不取其父盜以父所盜衣於人誼者非
猶子綽左右畫左畫右畫方必不能得賢也去蟻
驅蠅以帝去蟻以魚去蠅則蟻安得無桓公之
憂索官以公聽之左言訓左右則愈詢蟻安得無桓公之
察掌馬者竊也故憂也與宣王之患驪馬也
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為相
然故非衣帛暴嬰亦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三歸
以其奢教儉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
禍辭以其太儉

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人及其居齊已有三
人為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其名臣明黨
之事言其舉非之譬樹棘者及得其刺也明黨
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必相和則
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柳之公以此三人皆
內不避親外不避讎而簡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
虎言已舉亦同之也與枳棘
國也者同此及數人為私也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
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曰夫子文子父子好直言而禍及
也父子產忠諫子國譙怒臣而曰夫忠諫者必羣梁

車用法而戊侯收璽車為鄴令其殊犯法明之仲以公而國人詢怨趙侯以為不慈免其官也管

右經

①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剛人足所踰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踰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迫不得夜半子臯問踰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踰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踰危曰

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慍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踰者行也危故曰踰危也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既乘軒車又有輕騎方以為文侯也後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獨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愛

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
竊之補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而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
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為將軍也

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
以伯夷之賢與其補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

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補功
猶羸勝而履躄羸利也謂賈者羸利信勝今以薄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拙然擊者平

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為趙襄王力士與
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王以自代也襄

王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
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

他人言之而為罪也有蔽賢一曰少室周為襄王

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
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
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②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
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
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
善者右令子何為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
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
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
柄焉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
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

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
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餓之患而必全壺餐
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
之曰以必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
術乎故明主者不特其不以我叛也特吾不可叛也
不特其不以我欺也特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肯則飾恭而
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王迎而相之
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王曰陽虎務

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公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堯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

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③文王代崇至鳳黃虛韞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一曰晉文公與楚戰至鳳黃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林輕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其矜莊也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南官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上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晉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蔬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餐貴不聞以雪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蔬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黍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

賢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大美吾將何矯以履之
履所履席大美則更大美下而耗上又當美美則履無美履以履之也
衣又當美求美不已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
不誅不誅必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
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
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惠其必
昌乎人欲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
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

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
倩對曰博賢臬勝者必殺臬殺臬者是殺所貴也
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
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
為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
小絃為大絃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
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
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諂下則朋黨
諂上則尊敬

④詎者齊之居士屨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仕求入在也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敗其璽豹自請曰臣管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兵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

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不能治兵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兵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納之璽也齊有狗盜之子與刑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狝有尾言裘尚有尾刑危子曰吾父之袴刑足者不袴刑足者不袴刑足者不袴刑足者不所損失也袴刑足者不袴刑足者不袴刑足者不袴刑足者不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桓公謂管仲曰宮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

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救粟多矣甚懼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駒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與多與之其實少雖無懼亦不可得也至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禪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辯清潔於貨習人情賈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明請立以為大行墾草俟邑入

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為大

田三軍能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⑤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追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與何也獻伯曰吾

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故
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
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
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
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
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
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
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之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
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誅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賢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
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
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
之曰秦侈偏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
歸自朝歸設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
也其侈偏上
孫叔敖初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
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至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

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
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
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
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
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
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
也耶郟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
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

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
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

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

若此也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然於師
人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

也數十人皆得其意故擢叔向而公家甚賴之及武
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釋也

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
也以汝能當之也夫雖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
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狐舉
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
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⑥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為
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

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狃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
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群
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
父矣

梁車新為鄆令其妹往者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
而入車遂則其足趙成疾以為不慈奪之墮而免
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
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遠

及齊不灰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啓
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韓非子卷第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①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
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
獸逐走也未知除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
也善持勢者蚤絕其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
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曷而臧獲不
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樂博
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焉

②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兵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戈也患在國羊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危能術故以聽仲寢明主之道在甲子之勸仲斷也

③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

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饗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①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王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

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
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
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
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饗而民說之擬於公室
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
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
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官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
受祿米嚮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民居二年
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栢寢之臺而還望其國
曰美哉泱泱乎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
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
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
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
出貨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
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
不加饗於山澤之魚鹽龜鼈羸蚌不饗於海君重
歛而田成氏厚施齊堂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

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
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
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
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法
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
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述
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
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
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
者託車與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
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指六馬之足與
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
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君君之車也勢者
君之馬也夫不處執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
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曰馬
之利合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
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其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其凡者行久而成績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其萌

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之為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後覆其飯擊毀

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食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食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其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

弟子令徒役而滄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至之術登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齋華士昆弟二人孝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及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

殺之以為首誅周公且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各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仕則不忠且先王之

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為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為世之賢士而不為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

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齏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齏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且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且曰狂齏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太公望曰狂齏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

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
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
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
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其
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
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人益之人二百金
方博有間謁者言容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
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為文也立有間

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為公甚顧其人陰未
聞耳乃輟不殺容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
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季哉告灋獻千石
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駟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
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遷季也欒子因
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
為公因私競勸而遂為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
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鑄之人主乎夫馴鳥斷
其下領焉斲其下領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

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②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有知也人且臧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賢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異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對曰鄭長

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廩
乎
國手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
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受則臣
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
曰先告客以為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
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

皆賢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
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
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
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
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
以為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
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通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
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

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
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
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
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
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擢里疾
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
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矣如犀
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必勿泄也犀
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擢里疾已道穴聽之矣

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於是日也郎中
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擢里疾曰是
何匈匈也何道出擢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
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擢里疾曰犀首也羈旅
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
首已逃入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
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
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

雖有子午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乘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無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狎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日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群臣之語譬猶玉卮

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狎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中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③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長者楊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壚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

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賢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兵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堀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阨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賢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々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為己者必

利而不為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為猛狗而齧有道之士兵左右又為社鼠而間主之情其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墜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齧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為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燠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阨此所以苦於上鼠也今人

君左右出則為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
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
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為己者必
利不為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為社鼠用事
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
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
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
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

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
難者也夫至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日
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第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
蹄踐雷者廷理斬其輶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
蹄踐雷廷理斬其輶戮其御太子怒入為王泣曰
為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
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
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棄君而下尚校

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失威失位危
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
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日楚王急召太
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節門天雨廷中有潦太
子遂驅車至於節門廷理曰車不得至節門非法
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文
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曰廷中多潦驅
車至節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文擊臣為敗臣駕王
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

矜矣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
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
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曰蒿
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究也
然疑家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
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
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
為能相萬乘而不究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

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人子也非子母
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
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
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離也不相受
也一日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
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疑媼薄
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
媼許我其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
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

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請決之
於卜者蔡姬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
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也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声反清徵者乃教之
一日教歌者先揅以法疾呼中官徐呼中徵疾不
中官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紵而幅狹於度吳
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
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

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為之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兵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日吳子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今之如是組出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庖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坐肉不布殺一牛處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即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三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曰

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孤子對曰
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
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
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
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
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
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賢重如彼甚也而
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
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土鹿攻陽

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得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
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衛莊之義一舉
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
顛頡之脊也

夫瘞疽之痛也非剝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
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
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非如是不能聽聖
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其
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也夫以布

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自所愛是也解莊解說
右解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右傳

